

▲辛笛 原著 ◆韩晴 吴炯 改编



·5

泼醋夫人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8183/16

I247.5
3045
3

▲ 辛 翁 原 著

▲ 韩 晴 吴 娴 改 编

泼 醋 夫 人



B 502613

中国故事丛书

泼 醋 夫 人

辛 翁 原著

韩 晴 吴 娴改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黄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375印张 6插页 123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,000册

*

ISBN 7-5059-0611-9/I·392

压膜本定价: 1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细腻诙谐的笔触描述了三个被妒心冲昏头脑的女人，互相争风吃醋的故事。争宠泼醋，似乎是女人的通病，一个个误会引出来一幕幕闹剧奇闻，达官俱内，无心理政；妻妾争风，大打出手。作品虽然只着眼于几个普通官吏的家庭，却也深刻地揭露了清朝末代官场的腐败与龌龊。



北京圖書館藏

B

王姨太太



王姨太太











那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北京南城外米市胡同地方，有一座宅门子，门上贴着硃红笺门条，写的是“兵部王”。大门左右，有那“武职官员私宅免见”一应公文和“衙门投递”的告示，还有那“闲杂人等不许在此坐卧喧哗”的长条。再瞧大门内迎面的官衙门封，是“兵部主政”、“兵部武选清吏司行走，钦加员外郎衔，赏戴花翎”。

要说这些零碎，原是前清京官照例的排场，本没有记载的价值。但自鼎革以后，局面一新，官场里头的积习，还是依然，也许比从前更甚。至于外皮儿上的形式，却是不能不改头换面，装点文明。所以，旧日京官的仪注，到今日已算成了陈迹，差不多不能再见，今特地铺叙一番，也许作为他年考据家的掌故。

这宅里的主人，叫王廷栋，北直人，年岁约在四十左右。宅里人口也不算多，除了老爷太太外，还有一位内侄少爷，叫赵玉堂。其余就是门房厨杂和老妈子，男女上下统计不满十口。

这位太太，是个续弦，才二十来岁，并没有生育过。平日伉俪情深，她把老爷管束的非常严紧，老爷非但出门应酬必须奉命面行，就是在家会客的时候，她也要在门后窥察，若有出乎范围以外的言论，就不免要立时干涉。凡是王老爷的朋友，都知道这位太太的威力，向来令行禁

止，是不可相违的。所以到了王老爷家里，说话要留神检点。你不小心，便当场要受申斥；并且她铁面无私，决不肯稍留情面的。

听说曾经有一位朱太史，是王老爷的同窗好友，偶因得了一张名妓陆昭容的照片，在上面题了几句诗，自己很觉得意，就拿着来访这位同窗朋友，请他赏鉴赏鉴，一时兴发，就在书房里畅谈风月。不想太太闻知，就立时闯入，抢得照片，当场撕个粉碎，吓得这位朱太史面如土色，立刻夺门而逃，飞奔回家，从此再也不敢登门。这阖威的严厉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然而要论这位王老爷生平，却并不是惧内的人。据说他的原配夫人在日，很称得起幽闲贞静，料理家务，也井井有条。王老爷非但不怕她，并且还要有意的挑剔，不时的责备，竟把她磨折死了，才续上现在这一位。在初娶她进门的时候，王老爷因自己年岁较大，怕新人不能如意，不免要想着法讨她的喜欢。说句文话，就叫做媚内。那知道这方面愈媚，那方面愈骄，王老爷逐渐的由媚生畏，把夫权全数牺牲净尽，束缚在裙带之下，更不能自由活动。不要说整顿乾纲，就是男女平权，各守规范，也觉得无此希望。好在那时候的京官本极清闲，并无限时定刻的公事。除了当月该班以外，尽可在闺房内用功，所以妇唱夫随，倒也还相安无事。

不料那一年因为朝鲜的事，中国与日本失和，开了兵端。那时的兵部，是兼管海军、陆军，自然是军书旁午。平日久不到衙门的司官，都要抱抱佛脚，天天进署，随班送稿，希望得个乌布，好达那升官发财的目的。王老爷久

静思动，幸而遇见这样的机会，岂能坐失权利？自不免破除常例，要常到衙门走走。既到衙门，就免不了应酬，散了衙门之后，三朋四友，就到前门外及时行乐，你请我答，彼此罗圈儿的东道，情不可却的勾当。从此，王老爷夙夜奉公，不能镇日守在床头。太太心中，已是十分的不能满意，无奈到衙门是个大题目，却又不好阻挡。只能限定来回的时刻，严加管束，到了晚上九点钟，非回家不可。

王太太自从老爷天天要到衙门，白天一个人在家，觉得非常寂寞，叫个瞎子到家，唱个大鼓，说个评话，过了几天，也有些腻烦，似乎没有什么意思。无奈那个时候的北京，风气未开，民俗还有些古朴。宅门的女眷，除了亲戚家喜庆堂会，得听个戏儿，凑个热闹，此外只有在家唱个瞎子消遣。若说出门游逛，无非是定期的集庙，不象现在有这许多市场，以及劝业场，陈列所，到处可以游观歇息。王太太因闷坐无聊，那一天就带了她那位侄少爷，坐车出门，到了正阳门桥头的义成洋货铺。走进内柜，柜上人是极力招呼，流水般的斟茶送烟，又开了个大八音盒子。听完了，又取出那些机器车、橡皮人儿，请太太赏玩。太太逐一试演一回，也捡那合心的洋货买了几件。瞧着天气不早，便出了洋货铺，打算一径回家。哪知刚要上车的时候，正巧碰见王老爷的车出城，过了正阳桥一直往南去了。太太心想：他已经散了衙门，此刻一定回家去了，我偏慢些回去，在外面多停留一会，也叫他独自一个在家闷一会儿。说着，就坐车又到西荷包巷，在各家荷包铺瞧了一会，又买了些零碎东西，才慢慢的回家。王太太以为老

爷一定是早到家了，谁知进门一问，说老爷并没有回来。

太太这一回心计，算是白费，不觉发恨，“说不定又到哪里玩去了”。她独自回到屋里，闷闷不乐，又独自吃了夜饭，老爷仍旧没有回来。太太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就打发打杂的老张点个灯笼，去找老爷回来。

老张道：“老爷在什么地方，又没留下话，叫我哪里找去？”

太太道：“你这个人怎的如此无用？左右是在前门外头，不是饭馆子，就是相公堂子和窑子里头，有什么找不到的！”

老张笑道：“回太太的话，前门外的饭馆子少说也够二百家子，没头没脑的往哪里找去？要说相公下处跟堂名儿，那更是接二连三的。若是要挨门去找，保管找到天亮也找不到。”

太太发怒道：“你怎的这样费话！我叫你去找，你就是了，哪里有这许多啰啰嗦嗦的！”

老张道：“不是我啰嗦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太太没有出过门，哪里知道？”

太太听了，更是生气，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有多混账！你说我没出过门，我今天还出门，回来还不多工夫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太太这一说，却把老张驳倒了。没有话可以回答。

旁边有个跑上房的小子，叫桂枝的，瞧老张发愁和太太犟嘴，要下不了台，连忙出来解围，说：“太太不用与他费话，我替太太找去。”

太太道：“好呀！瞧不出你这小小年纪倒有这份子忠

心，比年纪大的还强。你就快去。”又给了二百钱，叫他买蜡。

桂枝道：“小的这一去，一定要替太太把老爷找来。但是有一层，得先回明了太太，万一岔了道儿，要碰不上，老爷先回来了，太太可不要怪我。”

太太道：“是了！你不要多说了，给我快一点子去罢！”

桂枝接了二百钱，一路笑着到门房里，对老张说道：“你这老头儿好傻呀，借这个差使出去玩儿一趟，岂不好么！又和她顶什么真儿？你道我当真的去找吗？我拿这二百钱，到双泉居沏壶小叶儿，听他两回三侠五义，回头睡觉，好不快活。”一面说一面点灯笼，说道：“我有偏您啦。”竟自去了。

老张叹道：“如今的年头，只好让这些小子们讨好。象我这样实心眼儿的人，是过了景儿的了。”

太太自打发桂枝走后，心里稍觉安贴，很称赞桂枝这小子能干，想必是一找就来。哪知去了有两个钟头，杳无消息，又不免焦急起来。喊老张问道：“桂枝回来了没有？”

老张道：“桂枝要回来了，还不到上边来回话？况且开门关门，太太还听不见么？”

太太本来没有好气，又碰上老张这一个钉子，气上加气，又哭又骂，把个老张吓得不敢吱声。幸而这时候听见车声辘辘，到门而止。老张知道是老爷回来了，也不等赶车的叫喊，就连忙跑出去开门。

太太听见门响，也把哭骂停止，回头一瞧钟，刚指在

九点十五分上，便噗的一口气把灯吹灭，蒙着被往炕上一躺。

老爷进门，走到上房，一瞧漆黑乌黑，一点亮儿都没有，连叫太太不见答应，不觉有些惊疑不定；连忙喊老妈子，由下房里点个灯来，拿着进屋，见太太在炕上躺着，才放了心。怕她睡着了招凉，走近炕边，正要低声呼唤，不料太太猛然间把被子一掀，突的坐起。老爷冷不防吓一大跳，几乎把手里的洋灯摔在地下，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差一点把我的魂都吓掉了。”

太太道：“你还有魂！你的魂不知掉在哪家窑子里去了！”

老爷瞧太太柳眉直竖，杏眼圆睁，知道又生了气，要不可开交，连忙把洋灯放在桌上，走近身边，赔笑说道：

“为什么事？不值得生这么大气。我说你肝火太旺，还不自己养息养息。我今天回来也不晚，现在九点钟刚打过，并没有误了你的钟点，为什么凭空的又要生气？”

太太道：“九点钟以前你就不能回家的吗？我今天要打发桂枝去找你，怕你到了十点钟也不见得想着回来。”

老爷道：“桂枝哪里来找我？我并没有瞧见他。我今天散了衙门出来，因为同司的朋友，在聚宝堂公局给新放的甘肃提督饯行，我也是个主人，哪能先走？等客走了，我拿表一看，长针已指九点。我急的什么似的，赶紧就叫套车，也不等散席，就跑回来了。原为的怕你生气，不想你又闹起来了。”

太太听了，狠狠的往老爷脸上一啐说：“这些好听话儿，不用说了；我今天是亲眼瞧见你出城。那时候还只五

点多钟，就是请客，也没有这么早的。我知不是同司的公局，一定是你心上人儿的私局吧！我也不来管你这些闲事，你简捷的把我送回家去，让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整天整夜的去混在窑子里，不舒服吗？”说罢，把身子向炕上一倒，又呜呜咽咽哭个不止。

老爷没法子，只好陪了无限的小心，说了若干的好话，才算和平解决。正要就寝，方听得桂枝敲门回来，想他的三侠五义，必是已然听完了。

王老爷经此一番的小小风潮，生怕太太再要动气，真是兢兢业业，每日早早回家，和颜悦色的陪着太太，一步也不敢乱走。太太这才喜欢，彼此有说有笑，真也算得是闺房无限的幸

二

在清朝的时候，怕老婆是一种特别的贵相，和小辫顶、近视眼，称为三贵。这位王老爷因为能恪遵闾令，就居然官运亨通。在衙门既得了乌布，又蒙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委派了军务处的办事章京。两下这一来，公事是更忙了。况且这军务处，是因为中日开战，奉了特旨设立，专办前敌军机重要事务，每天的电报、奏折、条陈、批稿，都是要立刻核办，不能耽误。里面办事的章京，都要在那里该班值宿。王老爷派在收发股，更是杂事纷繁，每五天定要该班值宿一天。就不是该班日期，若遇见公事多的日子，到了天黑还办不了，便赶不及出城，也只好在里边住